

251

景  
摘藻堂印

四庫全書薈要

子  
第六部  
儒家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  
摘藻堂印

四庫全書薈要

子  
第六部  
儒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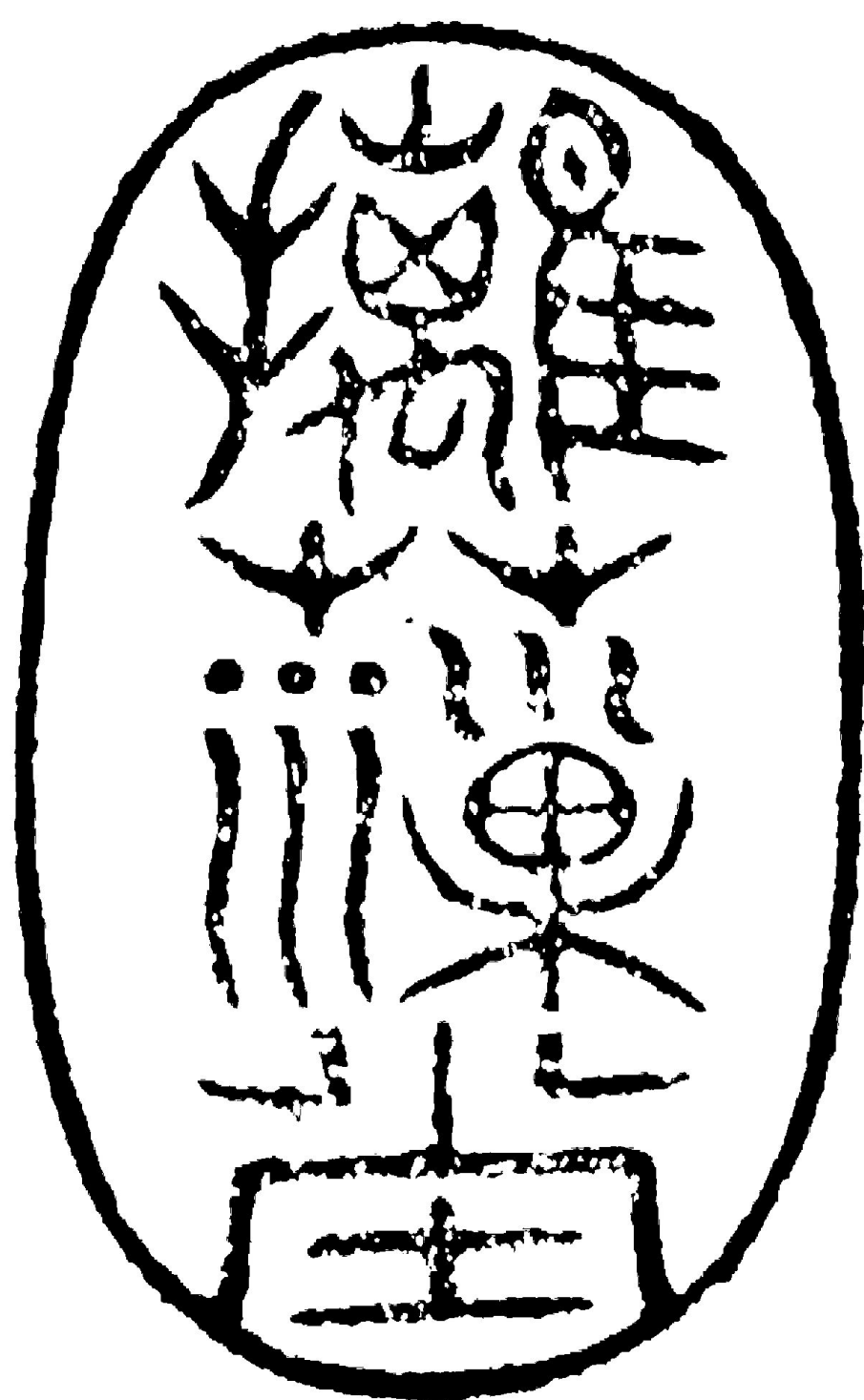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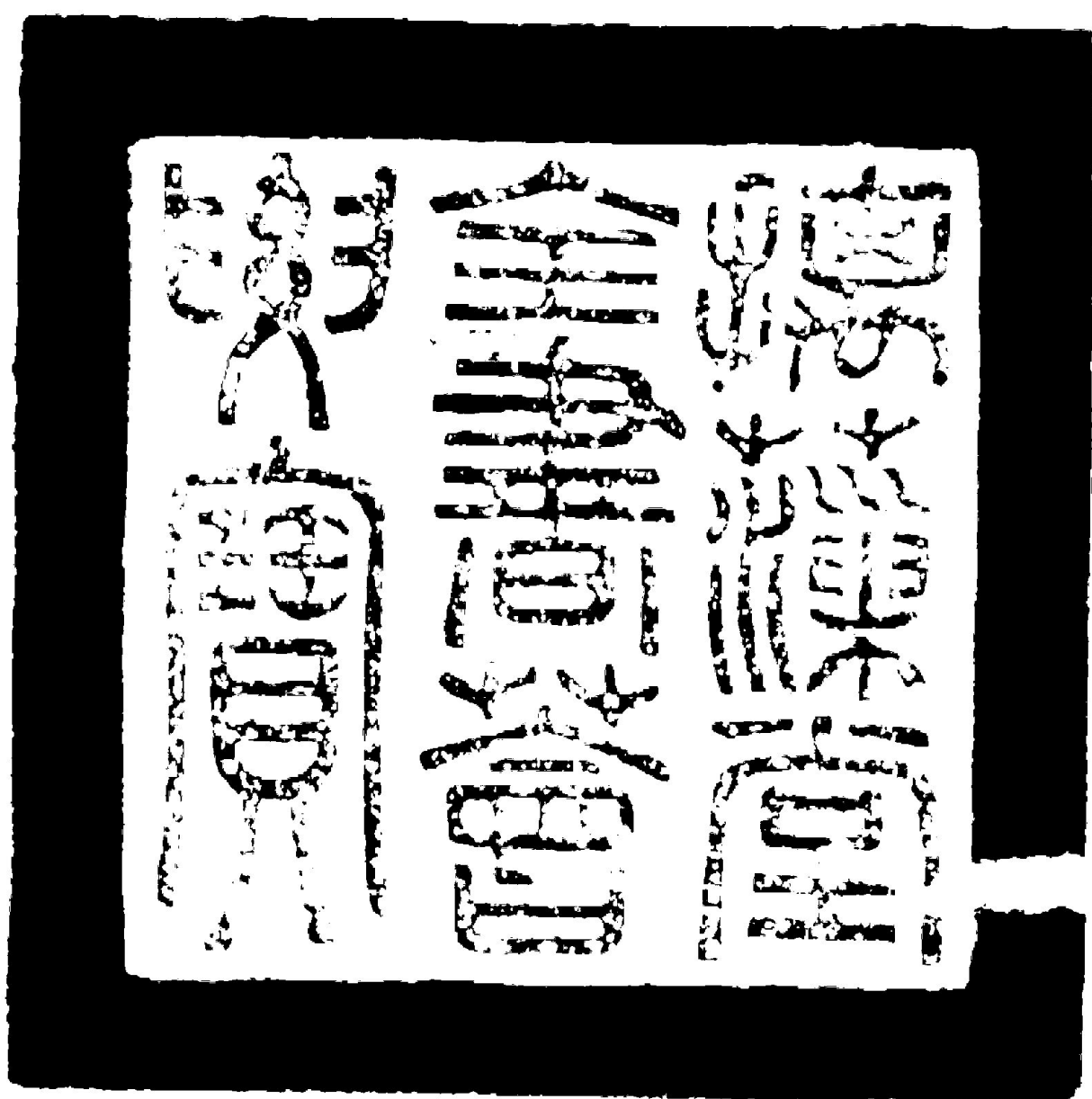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六冊  
儒家類







# 本册目次

| 書名及撰人                       | 卷次        | 頁次      |
|-----------------------------|-----------|---------|
| 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 清康熙五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纂   | 卷五十二至卷六十六 | 二五一—一   |
| 御定小學集注六卷 明陳選集注 清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敕修 | 卷一至卷六     | 二五一—三七九 |
| 欽定執中成憲八卷 清雍正十三年世宗憲皇帝欽定      | 卷一至卷八     | 二五一—四六九 |
| 日知薈說四卷 清乾隆帝編                | 卷一至卷四     | 二五一—五九五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二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道統一

聖賢諸儒總論

難

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生箇孔

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

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

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

諸子不能無過差也

以上語  
類二條

恭唯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

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

思及興益以光大有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

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

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

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冀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

邵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

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

班馬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

讀余隱之尊孟

辯

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愚學者未嘗虛



心靜慮優柔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已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

汪荅

叔耕○以上文集四條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

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

以下論孔子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四

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然有可做底事問

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

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

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

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

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

是幾時說据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

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

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

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据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

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

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

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

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

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

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

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

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

以上語類

四條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凡人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五



學亦須先於性情上著工夫非獨於性情上著工夫  
行步坐立亦當著工夫

以下論顏  
曾思孟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  
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  
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  
看磨校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  
正當細看不得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卷五十二

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  
覺有動蕩底意思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  
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  
人定立不住

邵漢臣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  
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  
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

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  
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  
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  
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  
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操使者出  
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卷五十二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  
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  
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  
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  
不掩卒歸於狂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  
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  
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



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腳下手立得定壁之萬  
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  
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  
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  
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  
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  
是當處不貴徒執已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  
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  
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  
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  
合下見得不周偏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

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  
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  
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  
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  
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  
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  
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  
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

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答張元德

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

孰能之

答周舜弼

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  
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



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  
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  
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  
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書劉子  
澄所編

曾子  
後

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  
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  
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之為耶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為

仁者易辭之過也

荅王  
子合

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  
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  
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  
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豪髮私心也非知其所  
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讀余隱之  
尊孟辯

問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

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  
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  
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為不得已而  
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為行未成者與曰孟子以時  
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  
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

荅吳  
伯豐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荅張敬  
夫○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上文集  
七條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

來想大故長進

以下論孔  
門弟子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  
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  
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  
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  
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



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

以上語類三條

易筭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

為也

答連嵩卿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答楊子順

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

採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

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樸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

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

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

江平

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以上文集三條

周子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

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慤深密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十四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

兩程子也

以上語類四條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

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因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污善政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十五



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  
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  
為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  
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  
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  
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  
子餐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  
有高超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六

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  
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  
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曾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

濂溪先生

事實  
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  
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  
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

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  
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  
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  
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  
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  
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  
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  
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七

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  
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  
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  
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  
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  
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  
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  
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



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

書堂記

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六

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

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與汪尚書○以上文集三條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以上論周子書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太極有何形狀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蓋云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十九

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為幻妄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



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  
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動而靜靜而動闔闔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  
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  
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因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是理也問  
此理在天地間則為陰陽而生五行以化生萬物在

人則為動靜而生五常以應萬事曰動則此理行此  
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

問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為主曰纔動便生陽不  
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  
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  
生去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  
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

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  
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  
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  
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  
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  
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  
只是一箇理曰鳶飛魚躍皆理之流行發見處否曰  
固是然此段更須將前後文通看

或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  
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  
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  
信

某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  
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  
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而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又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妙

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生却是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三

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

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陽為之也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

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字二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此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三

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沈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沈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